

那不勒斯系列

S T O R I A

D E L N U O V O

C O G N O M E

Elena Ferrante

新名字的故事

〔意大利〕埃莱娜·费兰特 / 著

陈英 /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那不勒斯系列

S T O R I A

D E L N U O V O

C O G N O M E

Elena Ferrante

新名字的故事

〔意大利〕埃莱娜·费兰特 / 著

陈英 /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名字的故事/(意)埃莱娜·费兰特著;陈英译

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9

(那不勒斯系列)

ISBN 978-7-5321-6994-8

I. ①新… II. ①埃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意大利-现代 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145073 号

STORIA DEL NUOVO COGNOME

by Elena Ferrante

© 2012 by Edizioni e/o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8-1156

总 策 划:黄育海

责任编辑:秦 静

特约策划:潘爱娟

装帧设计:吉 洋

新名字的故事

[意大利]埃莱娜·费兰特 著

陈英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总 经 销 处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15.375 字数 290,000

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6994-8/I·5589 定价:74.00元

人物表

◆ 赛鲁罗一家（鞋匠的家人）

费尔南多·赛鲁罗：鞋匠，莉拉的父亲。莉拉小学毕业之后，没有继续供她读书。

农齐亚·赛鲁罗：莉拉的母亲，她支持女儿，但是没有足够的权威对抗自己的丈夫。

拉法埃拉·赛鲁罗：所有人都叫她莉娜，只有埃莱娜叫她莉拉。她出生于1944年8月，小学时，她就是那个非常聪明、有天赋的女生，十岁时写了一篇名为《蓝色仙女》的故事。小学毕业后，她开始学做鞋子。六十六岁时，她从那不勒斯消失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

里诺·赛鲁罗：莉拉的大哥，也是鞋匠。因为莉拉设计的鞋子，也因为斯特凡诺·卡拉奇的投资，他和父亲费尔南多创办了“赛鲁罗”皮鞋品牌，他和斯特凡诺的妹妹——皮诺奇娅·卡拉奇订婚。莉拉的第一个孩子名字和他一样，也叫里诺。

其他孩子。

◆ 格雷科一家（看门人的家人）

埃莱娜·格雷科：也叫莱农奇娅，或者莱农。她出生于1944年8月，是我们正在阅读的这本小说的作者。当埃莱娜得知她小时候的朋友——被她称为“莉拉”的莉娜·赛鲁罗消失之后，她开始写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故事。在小学毕业之后，埃莱娜继续学习，学业一帆风顺。她从小就爱着尼诺·萨拉托雷，但一直没有表白。

佩佩、詹尼和埃莉莎：埃莱娜的弟弟、妹妹。

埃莱娜的父亲：市政府门房。

埃莱娜的母亲：家庭主妇，她走路一瘸一拐的，这让埃莱娜无法忍受。

◆ 卡拉奇一家（堂·阿奇勒的家人）

堂·阿奇勒·卡拉奇：童话中吃人的怪兽，黑帮成员，放高利贷的，后来被人杀死。

玛丽亚·卡拉奇：堂·阿奇勒的妻子，是斯特凡诺、皮诺奇娅和阿方索的母亲，在家里开的肉食店里工作。

斯特凡诺·卡拉奇：已故的堂·阿奇勒的儿子，莉拉的丈夫，管理着他父亲积累的财产，和他的妹妹皮诺奇娅、弟弟阿方索、母亲玛丽亚一起经营一家生意兴隆的肉食店。

皮诺奇娅：堂·阿奇勒的女儿，在肉食店里工作，她和莉拉的哥哥里诺订婚了。

阿方索：堂·阿奇勒的儿子，埃莱娜的同事，和玛丽莎·萨拉托雷订婚了。

◆佩卢索一家（木匠的家人）

阿尔弗雷多·佩卢索：木匠，共产党员，被控是杀死堂·阿奇勒的凶手，后来被关在监狱里。

朱塞平娜·佩卢索：阿尔弗雷多的妻子，烟草厂女工，她在自己的孩子，还有关在监狱里的丈夫身上投入了全部精力。

帕斯卡莱·佩卢索：阿尔弗雷多和朱塞平娜的长子，泥瓦匠，共产党积极分子。是他第一个发现了莉拉的美貌，并且向她示爱。他痛恨索拉拉兄弟，后来和艾达·卡普乔订婚。

卡梅拉·佩卢索：也叫卡门，帕斯卡莱的妹妹，杂货店售货员，后来被莉拉雇用，在斯特凡诺的新肉食店里做售货员，她和恩佐·斯坎诺订婚了。其他孩子。

◆卡普乔一家（疯寡妇的家人）

梅丽娜：寡妇，莉拉母亲农齐亚的一个亲戚，她在老城区里清洗楼梯，曾是多纳托·萨拉托雷——尼诺父亲的情人，因为这段感情，梅丽娜几乎丧失了理智，萨拉托雷全家人也不得不离开城区。

梅丽娜的丈夫：菜市场卸货工，死因不明。

艾达·卡普乔：梅丽娜的女儿，从小就帮助母亲清洗楼梯。在莉拉的帮助下，她成为老城区肉食店的售货员，是帕斯卡莱·佩卢索的女朋友。

安东尼奥·卡普乔：艾达的哥哥，技工，是埃莱娜的男朋友，他非常嫉妒莉诺·萨拉托雷。

其他孩子。

◆萨拉托雷一家（铁路职工兼诗人的家人）

多纳托·萨拉托雷：检票员、诗人兼记者，情场老手，行为不检点，他是梅丽娜·卡普乔的情人。埃莱娜去伊斯基亚岛度假时，她和多纳托全家人住在同一所房子里，为了避免多纳托的骚扰，不得不很快离开那个岛屿。

莉迪亚·萨拉托雷：多纳托的妻子。

尼诺·萨拉托雷：多纳托和莉迪亚五个孩子中的老大，他非常痛恨自己的父亲，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。

玛丽莎·萨拉托雷：尼诺的妹妹，在一所学校里学习文秘专业，但学无所成，是阿方索·卡拉奇的女朋友。

皮诺、克莱利亚以及西罗：多纳托和莉迪亚的孩子。

◆斯坎诺一家（卖水果的一家人）

尼科拉·斯坎诺：卖水果的男人。

阿孙塔·斯坎诺：尼科拉的妻子。

恩佐·斯坎诺：尼科拉和阿孙塔的儿子，也是卖水果的，莉拉从小就对他有好感。他们的缘分开始于小学时的一次竞赛，恩佐在数学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天分。他后来成为卡门·佩卢索的男朋友。

其他孩子。

◆ 索拉拉一家（他们家有一家酒吧兼点心房）

西尔维奥·索拉拉：索拉拉酒吧和点心房的主人，法西斯分子，独裁主义者，“克莫拉”黑社会组织成员，在城区从事各种非法交易，他试图阻挠“赛鲁罗”鞋作坊的建立。

曼努埃拉·索拉拉：西尔维奥的妻子，放高利贷的，整个城区的人都害怕她手里的一个红本子。

马尔切洛和米凯莱：西尔维奥和曼努埃拉的儿子，非常嚣张霸道，但是城区里的姑娘都很喜欢他们，当然，除了莉拉。马尔切洛爱上了莉拉，遭到拒绝。弟弟米凯莱和他年龄相差不大，但更加冷酷、聪明和暴力，他和点心师傅的女儿吉耀拉订婚了。

◆ 斯帕纽洛一家（糕点师傅的家人）

斯帕纽洛先生：索拉拉酒吧和点心房的糕点师傅。

罗莎·斯帕纽洛：糕点师傅的妻子。

吉耀拉·斯帕纽洛：糕点师傅的女儿，是米凯莱·索拉拉的女朋友。

其他孩子。

◆ 艾罗塔一家

艾罗塔：古希腊文学教授。

阿黛尔：艾罗塔教授的妻子。

马丽娅罗莎·艾罗塔：艾罗塔教授的大女儿，在米兰的大学教艺术史。

彼得罗·艾罗塔：大学生。

◆ 几位老师

费拉罗：小学老师，他兼任图书馆管理员，在莉拉和埃莱娜很小的时候，就一直表扬她们热爱读书。

奥利维耶罗：小学女老师，她是第一个发现莉拉和埃莱娜潜力的人。莉拉十岁时，写了一篇名为《蓝色仙女》的故事。埃莱娜非常喜欢这个故事，把它拿给奥利维耶罗老师看，但是老师当时很生气，因为莉拉的父母决定不供她上中学，所以老师对这个故事没有发表任何看法。不仅如此，她还

不再关心莉拉，只侧重于支持埃莱娜的学业。

杰拉切：中学老师。

加利亚尼：中学老师。一个文化素养非常高的老师，共产党员，她很快被埃莱娜的聪明所打动，她借书给埃莱娜，在学校里保护她，使她免受宗教老师的批评。

◆ 其他人物

吉诺：药剂师的儿子，埃莱娜的第一个男朋友。

内拉·因卡尔多：奥利维耶罗老师的表姐，住在伊斯基亚岛的巴拉诺。有一年夏天，埃莱娜在伊斯基亚岛海边度假，就住在那里。

阿尔曼多：医学专业的大学生，加利亚尼老师的儿子。

娜迪雅：女学生，加利亚尼老师的女儿。

布鲁诺·索卡沃：尼诺·萨拉托雷的朋友，是圣约翰·特杜奇奥地区一个富商的儿子。

弗朗科·马里：大学生。

目 录

人物表（含第一本书的故事介绍）

1 青年

青 年

一九六六年春天，莉拉交给我一个金属盒子，里面有八本笔记本。她当时非常紧张，说她不能再把盒子留在家里了，她害怕丈夫有一天会偷看她写的东西。我二话没说就拿走了盒子，只用开玩笑的语气说盒子上捆了太多绳子。那段时期我们的关系很糟糕，但似乎只有我这样认为。我们见面次数极少，见面时她没有一丁点的尴尬，还是对我充满感情，从不说一句带刺的话。

她要求我发誓：在任何时候都绝不打开盒子。我发了誓，但一上火车我就解开了绳子，把笔记本拿出来看。笔记里详细描述了发生在她生活中的事情，从小学的最后几年开始，一直到她把盒子交给我为止，但那并不是日记。我觉得这些笔记特别像是一个热衷于写作的人自我训练留下的痕迹。笔记里有大量丰富、细致的描写：一根树枝、一洼池塘、一块石头、一片有着白色叶脉的叶子、家里的锅、咖啡壶的每个部分、炭火盆、煤块、煤渣、庭院的详细布局、大路、池塘边上生锈的铁架、小花园和教堂，还有铁路边上被砍伐的树木、新楼房、父母的房子、她父亲和哥哥用于修鞋的工具、他们工作时的动作，尤其是对色彩的描写，在一天的不同时刻，每种东西的颜色。但笔记里不仅有描述性的文字，也出现了一些方言和书面词汇，有时候是被圈出来的，但没有解释；还有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翻译练习；此外还有大段的用英语描写的城区里的作坊、货物，以及恩佐·斯卡诺每天都驾着驴拉车走街串巷，装满蔬菜和水果的小推车，也有许多她对自己读过的书的评价、在教堂影院看过的电影的影评、她和帕斯卡莱的对话、她和我聊天时坚持的想法，虽然文字的内容并不是很连

贯，但任何事在莉拉笔下都变得栩栩如生，她十一二岁时所写下的文字，丝毫不让人觉得幼稚。

大体上讲，她的句子很缜密，非常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，书写也很优美，就像奥利维耶罗老师曾教给我们的那样。但有时候，莉拉就像血液里充满了某种毒品，让人感觉失去了分寸——一切都变得很仓促，语句的节奏变得非常紧张，标点符号也消失了，但她很快就能恢复轻松明快的笔法。有时候她的文字会突然中断，在一些页面里，她画满了扭曲的树木、云雾笼罩的起伏的山脉，还有狰狞的面孔。无论是清晰有序的语言，还是混乱的文字，我都被她深深地吸引。我越读就越觉得自己被骗了，几年前我在伊斯基亚时，她寄给我的那封信肯定是经过长期写作训练的结果：所以才写得非常好！我把那些笔记本都重新放回盒子里，告诉自己：不要再窥探了！

但很快我又无法抵抗那些笔记本的诱惑力，那就像莉拉从小就散发出的魅力一样吸引着我。她谈到了城区里的人、她的家人、索拉拉兄弟、斯特凡诺，她描写每件事、每个人时，用的都是一种精确、无情的笔触，比如说她非常直率地描述了她对我——对我所说的、对我所想的、对我所爱的，还有对我的外貌——的看法。那些对于她来说决定性的时刻，她都一一记录下来，丝毫不顾虑其他人和事。我看到她十岁那年写《蓝色仙女》时感受到的最纯粹的快乐；她遭受的痛苦和她体味的快乐一样强烈，对她写的故事，奥利维耶罗老师不但不屑于发表看法，而且完全无视它；我看到她的痛楚和愤怒，我上了初中，不再关心她，疏远了她；我看到她对做鞋的热情，是强烈的报复心推动她设计了那些新鞋，当她和哥哥里诺一起完成了第一双鞋时，我看到她的喜悦之情，当她的父亲费尔南多说他们做的鞋子不好时，

她感受到的痛苦。在这些本子里，她记下了所有事情，特别是对索拉拉兄弟的厌恶之情。她坚决地回绝了马尔切洛的求爱，马尔切洛是索拉拉兄弟中的老大。她也记下了自己的决心，还有她与温和的斯特凡诺·卡拉奇订婚的那一刻。斯特凡诺是一个肉食店老板，为了追求莉拉，他买了她做的第一双鞋子，并发誓说会一辈子好好保存。她记下了她十五岁时那段美好的时光，那时候，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贵妇，在未婚夫的呵护下生活，富裕而高贵。出于对她的爱，斯特凡诺投资了莉拉父亲和哥哥修鞋的铺子，把铺子扩建成了“赛鲁罗”鞋作坊。莉拉当时多么满足啊！她关于鞋子的梦想基本已经实现了。她十六岁结了婚，在新城区有一套房子，那场婚礼十分奢华排场，她非常幸福。然而这时候，马尔切洛·索拉拉和他的弟弟米凯莱一起出现在了婚礼上，马尔切洛脚上穿着的正是她丈夫斯特凡诺说要一生珍爱的那双鞋。她到底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？！但木已成舟，能撕破脸皮，把他可憎的真面目揭示出来吗？问题和真相都是赤裸裸的，她可悲的处境一目了然。有很多天，甚至是很多个星期，我都沉迷在她的文字里，我钻研这些笔记，甚至背下了我喜欢的段落，那些能激发我、让我沉醉或者让我感到羞愧的段落。在这些看似真实自然的文字背后，一定也有虚假之处，只是我没有察觉到。

在十一月的一个晚上，我无法控制自己，我拿起盒子出了门。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了那不勒斯，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学生，我再也受不了莉拉对我的影响了。我在索尔费利诺桥上停了下来，凝视着从寒冷的薄雾里渗透出的光芒。我将盒子放在栏杆上，用手慢慢地把铁盒向前推，直到盒子落入河里。我感觉那就像是莉拉本人带着她的思想、语言，还有那种与任何人都会针锋相对的恶毒态度一起落入河里；她影响我的方式，她拥有的每个人、每

样东西和知识都落入了河里；那些和她相关的任何事情——书和鞋子，温柔和暴力，婚礼和新婚之夜，以拉法埃拉·卡拉奇夫人这个新身份回到城区——所有这些似乎都被我推入了河里。

- 2 -

斯特凡诺看起来如此善良，如此深爱莉拉，我不能相信他把莉拉小时候辛辛苦苦做出来的那双鞋，那双沾满莉拉的手印，也包含着她所有心血的鞋子送给了马尔切洛·索拉拉。

当时在婚礼现场，我忘记了阿方索和玛丽莎的存在，他们眼眸闪烁，神采飞扬，坐在桌边交谈着；我也没注意我母亲那带着醉意的笑声；音乐、歌声、起舞的人，一切都黯然失色；安东尼出现在阳台上，他醋意大发，站在玻璃窗边望着紫色的城市和大海；尼诺如同大天使，一言不发默默离开了大堂的画面也都渐渐模糊了。我只看到莉拉很激动，在和斯特凡诺耳语。她穿着婚纱，脸色非常苍白，斯特凡诺脸上没有笑容，他满脸困窘，他的额头和眼睛上方那块有些发白，就像通红的脸上戴着一张面具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还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的朋友用两只手把她丈夫的手臂拉了过来，她用了很大的力气。我很了解她，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，她会把他的手臂撕下来，她会将撕下的手臂高举过头顶，穿过大厅，手臂会不断滴血，她会把这滴血的手臂当成一根棍棒，或是驴腮骨，狠狠劈在马尔切洛的脸上，瞄准他打下去。是啊！她本应该这样做，一想到这个情景我就心跳加速，喉咙发干。她本该将两个男人的眼珠都挖出来，撕咬他们，将他们

脸上的肉从骨头上撕下来。是的，是的，我想看到这样的情景，我希望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让他们的爱情收场，让这场令人无法忍受的婚礼中断。在阿马尔菲海滩那张蜜月的床上，不会再有拥抱，让城区里的每件事、每个人突然间都粉碎。让一切都毁灭吧！我会和莉拉逃走，去远方生活，就我们俩，我们带着那种破坏性的快乐，在那些陌生的城市堕落下去。我认为那天这样结束才是最合适的。假如没有什么能够拯救我们——金钱不行，男人不行，学业也不行，那还不如马上毁掉所有一切。她的怒火在我的胸中燃烧，一种属于我的力量，或者说不属于我的力量，自我迷失的快感将我淹没了。我希望这种力量能得到蔓延，但我又意识到我对这种力量的恐惧。后来，我才慢慢明白，我只能无声无息地体味不幸，因为我没有能力让怒火爆发，我害怕暴力，我对那些暴力反应感到害怕。我更愿意一动不动，让憎恨不断滋生。但莉拉却不是这样，她离开座位时，动作非常果断。她站了起来，桌子在晃动，脏盘子里的餐具也在晃动，一个玻璃杯被碰倒了。斯特凡诺动作有些机械，他急忙伸手扶住酒杯，防止酒洒向索拉拉太太的衣服。莉拉快步从侧门出去了，每次婚纱被什么东西挂住，她都会奋力扯开。

我想过追上她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告诉她：离开，我们离开这里！但我没有动。斯特凡诺犹豫了一下，从那些跳舞的人中间穿过，去追莉拉了。

我看着周围，人们也意识到新娘在抗议着什么。马尔切洛依然若无其事，亲切地和里诺聊天，就好像他穿着那双鞋很正常。那个古董商的祝酒词继续进行着，而且越来越不堪入耳。那些等级最低的宾客，只能继续强颜欢笑。除了我，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刚刚才举行的婚礼已经结束了。这场婚姻本应该持续到这对夫妇

去世，直到他们子孙满堂，一起经历快乐和痛苦，银婚和金婚，但对莉拉来说，不论丈夫怎么乞求她的原谅都无济于事了，这场婚姻，这时候，结束了！

- 3 -

当时发生的事情让我很失望，我坐在阿方索和玛丽莎旁边，但我并没有听他们在说什么。我等待着莉拉的反抗，但什么也没发生，像往常一样，我猜不出莉拉的脑子里在想什么，我没有听到她的叫喊，没有听到她说威胁的话。半小时后，斯特凡诺再次出现了，他看起来很平静，换了衣服，眼睛和额头周围的那层灰白也消失了，他在亲戚朋友中间周旋，等待着新娘的到来。莉拉再次回到大厅时，身上穿的不再是婚纱，而是一身浅蓝色的旅行套装，头上戴了一顶蓝帽子。她用银勺子从一个水晶罐子里舀出糖果，发给孩子们，然后走到每张桌子前发喜糖。她先给她的父母发了喜糖，接着是斯特凡诺的父母，她无视索拉拉一家，甚至无视了她哥哥里诺。哥哥面带苦笑，问道：“我得罪你了吗？”她没有回答，把喜糖包发给坐在她哥哥身边的皮诺奇娅。莉拉目光茫然，两腮泛红。轮到我了，她心不在焉地递给我一个陶瓷做的篮子，里面装满了包裹着白色薄纱的喜糖，我拿喜糖时，她并没给我一个会心的微笑。

因为莉拉的无礼，索拉拉兄弟很难堪，斯特凡诺逐一拥抱了他们表示补偿，他表情平静，低声嘀咕了一句：

“她累了，请对她耐心一点。”

他亲吻了里诺的脸颊，大舅子满脸不高兴地说：

“她不是累了，斯特！我很抱歉，她生来就是这个脾气。”

斯特凡诺认真地回答说：

“所有问题都会解决的。”

这时候，莉拉已经走到门口了，我看到斯特凡诺跑过去追上他的妻子，乐队演奏着乱哄哄的音乐，许多人挤在一起，相互告别。

他们的关系没有破裂，因此莉拉和我不会从这里逃走，我们不会浪迹天涯。我想象着，新娘和新郎坐上敞篷车，漂亮而优雅，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到达阿马尔菲海岸，在一个豪华的宾馆里，之前所有残忍的冒犯，都会变成一个容易消去的不悦。莉拉彻底脱离了我，没有任何懊悔。我突然感觉到：她和我之间的距离比我想象的还要遥远，不仅仅是因为她结婚了，也不仅仅是因为每天晚上她都会恪守婚姻规则，和一个男人睡觉。当时我觉得，有一件之前不明白的事情忽然变得很清楚：莉拉小时候辛辛苦苦做出来的鞋子，被她丈夫拿去和马尔切洛做了一个交易。莉拉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，她不得不承认：对于她来说，她丈夫比任何人、任何东西都要重要。莉拉已经做出了让步，她已经原谅了那种冒犯，这意味着她和斯特凡诺之前的关系非常坚固。她爱他，就像照片小说里的姑娘一样爱着他，她会为了斯特凡诺牺牲自己的一生，而他根本不会在意这种牺牲，他将占有她丰富的情感、智慧和想象力，但却不知道如何回应，他会白白浪费她。我觉得自己不可能像她那样爱上任何人，甚至是尼诺，我只知道看书打发时间。在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只有缺口的碗——那是我妹妹埃莉莎用来喂猫碗，后来那只猫再也没有出现，那只空碗落满灰尘，被遗忘在楼梯间。我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焦虑，我